



星湖僿說一

萬物部

卷十七

共三



星湖僊說

萬物部

金銀

銀貨

鬼物驅獸

祝鷄知偏黨

籐笠駿繩

克敵弓

高山螺蚌

陸岩漢

木妖

挾棒

竹幹鐵鏃

稻麥餘燼

車制

居茶

白鴈

蚊母

木綿

虹吸飲食

鷄雛

髮髻

番椒

青鳥

鵲

漫畫卷鋤

金猫

警枕

黝紫赤紫

柶圖

宣廟時松京文官金文豹所作云

倒心梅

蚕綿具

南草

土異

果下馬

鷄子過新羅

松煤

八寶

鑿隸

珮袋

裘

秘色磁甌

指南針

幅巾

暉聽

昆虫可食

正鵠

酒咒譜

秧馬

豹直

涅石

刀筆

千里蓴羹

蠅類

金根車

左纛

蟹

毗羅果品

扶搖羊角

古錢

澄泥硯

駝蹏

畫像坳突

伽倻琴

繭紙

鼠鬚筆

兩蟲

箕仙

牛聽

電

蝓蟻

鶉鷓

馬鳴鳥

護鼎

琴阮

海東青

兩頭蛇

合歡

張鬼

城隍廟

麻鞭

銀瓶

罔兩

尺

魚無耳

雀餵

養蠶

趨鼠

犬妖

鳴鞭

義之書

吳綾出火

引光奴

筆奴

猪脬

雷不上聞

白蜜五稜

豆腐

襌襪

楷矢石斲

受棒

蹄錯

柿諸

鷹

芝

桐甌函

地菜

原蚕

人馬一心

夷食粟菜

手板

物生之數

養馬

度量

銀貨

錢鈔會子

鹽鐵論

猫犬

夷燕栗擇

魚化麟鳳

白甲

肝南

兵車木拒馬

冰畫

牧場



星湖僊說

萬物部

金銀

平時財寶不過粟布久則食漸於珍異衣漸於錦綺其要在禁
抑撙節使不得肆而已不幸而用武激衆賞功金銀為最府藏
既竭亦不可謂富國軍旅之際必須輕寶故智者之所致意也
衣食者日之所需非久遠之可待金銀產於鑛一出則恒存為
不流散域外何故不積必也不越境而可求矣然地出無窮而
公私之財不贍者處之失其道也其要亦不過曰儉而不侈
之所費率皆玩好浮靡遠方難得之物異味也珍服也奇玩也

華彩也皆金銀之所質也出者不還入者易弊國如何不貧若能設禁邊郡使異味珍服奇玩華彩不得入不數年而國富矣高子曰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而國強以粟比金則

粟重以金比異味珍服則矣金重生死內外之說善喻矣

木妖

木石之妖古今多聞木有生旺之氣若有知覺然不比石之頑然也故多為鬼物所憑依又或歲久中空養成異物其理即然也近時有申姓士人伐墓木妖便隨至其家劫與之交百道呪逐不能得夜必同寢席一如人道其鐘情眷密比至於病死是

必老狐精所祟大抵古今鬼魅之淫人者鬼必牡狐必牝矣近世完城君李曼為全羅監司府內有古木伐之樹穴中有物馬形而無毛大不及猫獨自猶未成蠕動有生氣見風日而死此全監司始振親聞者若又稍久則必將眩怪欺人矣斬木

者宜換之

木綿

木綿自麗末來幾遍於國中然不種處尚多謂風氣不同者殆非也西路之黃州鳳山湖中之文義沃川等是宜土最豐至畿內漸不殖余居濱海驗於近地水原之獲阜一面皆不種宣四五十里之間土性若是相懸耶余所居牛鳴之墟濱海一片地亦然其稟俗習不改而非物產角殊也周觀四方則峽裡海埂

無處不產則責在人也湖南之地無蘓麻只以茱萸樹索取油
供燈南瓜之生亦近百年尚不及於湖南則綿之不生亦與此
同矣邠可以為鷄而非窠伏則不成蚕可以為絲而非桑飼則
不成邠不窠蚕不飼而待其成可乎雖間有試者終緣習俗失
宜嘗奔滅裂而止曰地不宜也夫豈然哉余知此而習痼手生
終亦不得如法矣今北路無綿北路一帶莫不濱海其暄暖反
勝畿湖之山郡若種之有術亦必有補而習於衣麻衣皮不肯
致力有人能誘導而成俗即有黃始文益漸之功矣

銀貨

禹貢珠玉金銀之篇皆在壤奠不知無此則邦國闕用耶近於

玩好浸成侈俗則害大也然後世多以武力持世軍旅勸賞惟
貴輕寶粟布反有不逮也我國山多於野銀鑛碁布禁民私採
而官歛過重民輒掩諱國內需用多自日本來亦盡沒於燕市
苟使兵害連結將何以激發將士之心宜及今先杜外流之實
許民私採則將有公私之積可以裕用夫銀鑛採久穴深人多
滄死之地而民猶貪進者為利也征歛過重其肯樂赴耶鑿貨
本有禁犯者重律商譯抵死故歲齋渡江之際衣縫靴底鞍韉
轎箱無不隱藏不獨此也負數之外擅渡上流乘夜混入者亦
多中歲有灣尹韓姓者定各人所齋之數俾無得過此殆月槩
之類終何益今聞此法亦不行矣其所質者錦緞為最害其他

藥物美味奇玩輦輸無限不日而耗盡矣豈非可惜余謂雖藥物亦可防今京師之人動輒湯劑至遠方山峽則不知有醫方畢竟或死或否而較均齊不見利害之別而庸醫之枉殺反黷又况國中之產亦足以救活耶今聞交廣之桂川蜀之砂燕布已絕比三五十年之前人之疾病死亡轉益多數耶殆未然耳

挾棒

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殳無刃之兇器若不及於長槍大刀然以勇力之士言之則亦莫如白棒之便好刃不能割棒槍不能穿棒之能折斷釘槍也其能執殳前驅則勇可知矣昔甬朱榮但以白棒勝為榮軍可以見矣三國時吳將賀齊擊黥歛諸賊

賊有善禁者官軍刀釘不得拔弓弩射皆還自向齊曰吾聞金有刃虫有毒者皆可禁無刃無毒者不可禁乃多作勁木白楮先登賊恃有禁不備以楮擊之禁果不得大敗之蓋禁者符呪也楮者殳之類壯士前驅無不靡碎妖術亦不能售也今戰陣用鐵騎衝突莫如挾棒其制畧似田咒之連枷以鍊鎖繫屬棒上左右揮擊無不應手靡碎楊雄方言連枷謂之僉宋魏之間謂之楨殳自闕以西謂之楮或謂之拂齊楚江漢之間謂之枿或謂之棹楨殳者挾棒殳積竹為之長丈有二尺竹去白積之取其堅凜然積必用膠兩濕必解又不若勁木今濟州產哥舒

木堅韌無上北使之束必多求帶於鐵鏈矣

還云用此為棒以鐵為飾殆幾於鐵鏈矣

虹吸飲食

唐韋臯鎮蜀與客宴暴雨忽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
筵吸其飲食且盡五色似霞首似驢四視左右久而方去客曰
虹是天使降于邪為戾降于正為祥公正人敢以祥賀旬餘有
詔就拜中書令此甚不然虹而驢形為妖則審矣况虹者日映
濕雲人在其間則見宜有八於座上之理此必幻呪者弄術耳
如明成祖金樑事可見又明末貴州夷俗有人能變鬼法或男
子或婦人變形為羊豕驢騾噉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官禁不能
有僧宿寺中夜中羊入室就睡者嗅之僧覺之運禪杖力擊一
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媪體婦人執以繫之其家人齊來羅拜

求免出白金三百兩贖命云虹之驢形安知非此類耶恨無一
禪杖打露本形也使燕者云京中賣術者或虹橋昇天肢解人
復完千奇萬變白日恣行此非浪說然以此行天下何所不得
而眩賣賭貨然則不與而劫取鬼亦有禁邪亦可為貪賊者戒

鬼物驅獸

數年前北道有鼠異群鼠渡江而南草木皆殘至有噬人者去
年虎數萬相繼渡江遂遍於國中噉人無數其禍至今未休凡
物類多曰氣運未知休咎將如何也元至正間江淮群鼠擁集
尾之相啣渡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渡洞庭湖望四川去夜
行晝伏路皆成蹊皆遵道側羸弱者多道死宋真宗東巡告功

秦嶽駕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者俱見熊虎豹莫知其數累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詢之曰聖主東巡異物遠避以此推之鼠虎之來似是鬼物所驅也今聞鬼物皆集於江北其患不貲亦可信趙石虎時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跡隨之跡皆成蹊與此相類其鬼弄明矣石虎之重豈狼狐所可移動耶凡世間理不可推者宜用此相照

竹幹鐵鏃

孔子在陳辨甬慎氏之貢矢其石弩之長尺有咫咫者八寸也石重於楛何至尺咫之長也意者弩泛奴即強弩之鏃弩者大弓也弓大則矢長楛之許長亦可推知不然前重後輕不足以

致遠也昔莊辛謂楚襄王曰射者修其器盧治其矰繳盧者書所謂盧弓盧矢是也落者石可為戈也馬融頌亦云矰落飛流然則石之為鏃不待甬慎也今之鐵鏃甚利何必用石之比鏃稍輕弓太強則矢折故弩所以用石而且長也然考工記矢人箭稟中鉄莖或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或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或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前弱則後弱則翔中弱則紆如此則強弱輕重非所患後出逾工楛不如竹故也今北路古甬慎之墟幹用西禹羅鏃用石終不及竹幹鉄鏃遠矣又按禹貢青州貢怪石之怪莫石磐青州壤接甬慎意或指此類歟

鷄雛

程子曰觀雞雛吾欲把作如保赤子義者亦好當其毛羽未成
鷓鷯在上鸚鵡伏下狸猫穿籠尾石旁毆皆足以致死一窺
伺而畏人之慎防也人心一解群患抵隙又患去而猶不繁殖
者只繫飢寒苟能誠心細察寧有不得之理群多故食之毛薄
故畏寒而寒又乏食故也若頻舖米屑不至於飢則頻覆抱
寒可免矣無求食奔忙勞可免矣舖在庭除故不遠出外患少
矣得食爭奪弱者不飽故瘦病轉甚散米群舖則病者可獲矣
人謂投之殘飯則屎塞而死其宗飼飯則屎滑結於尻下去毛
結多則肛閉而死也余認其為害頻飼而勤護肛閉者剪其去
而屎便通如此鷓雛必易長也夫下民疾苦非富貴所覺既勞

且飢鳥得不流移轉徙而填邱壑哉

祝鷄知偏黨

善觀者觸物有得余祝鷄而知偏黨之理群鷄競進求食或
紛集床席污穢杖屨驅而不止不得已時以杖毆或至損傷舖
者利也杖者害也杖輕而舖重忍傷而爭食毆之才退俄復旋
踵感其惟恐不及也舖輕而杖重驚散而遠避都繫於利害
之得失偏黨之所爭者爵祿也時或得罪者有矣罪雖苦所希
得爵：：反重罪有所不憚苟知爵終不加則雖罪輕必不犯
矣後俗大抵蠖屈而求伸也苟可以罪獲福殺死之外無不沾
：：覬覦之不暇穿狗竇而偷龍媒賣椹桔而賭軒冕誰不屑為

乎嗚呼此雞而已矣亦有人不如物者群雞之爭食其飛奔攘
奪無所不至事已則帖然無痕依舊和同人則不然

洗：餘怒必欲逞憤殄滅而無悔亦忍矣
稻麥餘燼

人有自南土還云扶餘縣山上有古城遺址往得稻麥餘燼
形體宛然不腐云是百濟時倉廩焚燬尚有遺物驗之如新燒
者然今喪用秣灰良亦有理燒而未灰火性尚留水不能漸入故能不朽也此不獨防木根可以去濕
籐笠駿纒

今中國籐笠短簷覆以朱絲此北俗也北俗漢時皆被髮而不
剃其剃也不知從何時而乃身毒之餘教則必東京以後事既
去髮矣宜有戴帽其短簷之笠亦必西方之俗也夫頭毛有三

三種頂毛上指火也髻毛下垂水也眉毛橫生木也在古被髮
在今剃去有水無火是北方之氣數也自明以後駿驪之制遍
天下以畜物之尾加之人頭之上倒置之象也此可以觀世道之變矣

車制

書云車服以庸據春官巾車有王之五輅后之五輅及孤乘夏
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各有等殺不
可亂也故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車之用與書行等耳考工
記輪高六尺六寸轂居其半則為三尺三寸轂徑一尺而輿在
其上其間又有伏兔橫木等具故輿下四尺四寸準今布帛尺
大約一尺七寸許而人居其上也朱子曰今五輅甚大人說秦

大師制此也周輅孔子猶以為侈要乘殷輅今輅只是極其侈
靡又曰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輅如王荊公伊川皆不云
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輅猶力辭後受
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輅矣夫宋南比於北地縮勢危不唐
陪筵而人風之驕侈益甚以乘為驗同軌之制法之準則宜聖
人之致意宋轍之不復北宜矣我朝國初之制未聞自文臣
二品以上許乘輅軒輅者小車而驅車者皆在脚下車必兩輪
而今獨輪殷輅貴樸而今皆光可以鑑憲章之乖散俗尚之豪
奢只此是表現高下無準僭逼之象輪必獨運無輔之象以人
代畜失民之象也今欲立法而教行宜先革此為始

髮髻

東方髮髻之俗日增侈羨不可不變時議紛糾未得其實余嘗
讀詩都人士究及源本而有得此詩西周既亡東都之俗亦漸
衰改故詩人思舊興感也謂之都人則非侯國之士謂之歸周
則歸西周之錫京謂之民望則必貴顯之望族洛邑殷墟也周
公營東都處殷之士族於此久而歸化所謂侯于周服是也君
子有弁有冕而臺笠緇撮則非朝祭之服謂之行歸則乃出八
行道之飾此男子之服也婦人之飾異於是惟髮可別故以髮
為言君子必與都人士相勸則非君子之女即女之君子如禮
所謂君子指女之貴者也此亦貴女出八之飾也周禮追師

王后之首服有副編次註副之言覆也所以覆首為飾者今步
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之列髮為之若今假紒服之以祭次者
髮髷也次茅髮長短為之則必相續為長而將繞首為髻也謂
之有旗則繞而猶有餘也謂之如蠶則卷屈以回轉如蠶尾之
曲也若短髮上歛何謂有旗按士昏禮女盛服必用次之為
昏禮之飾可知易曰帝乙歸妹昏禮乃殷湯所制故至周必用
殷禮不忘本也賁之六四曰白馬翰如非冠婚媾殷人尚白故
昏必用白馬則婚婦之禮不應異例髮髷之本於殷禮亦可知
矣何以為證我邦是箕子之肇基箕子殷人猶守舊俗故忠宣
王之婚於元也以白馬八十一匹為贄幣流傳之俗至今未泯

凡士庶之昏必求白馬可以見矣其他衣白畫井千百載不變
殷俗之流傳如此也按文獻通考新羅婦人髮髷繞首句麗髻
髻垂右肩百濟則分兩道大抵相類而都只為殷之遺制今俗
婦女必為髮髷兩道繞首屈其尾押於右以其纓垂之恰與卷
蠶有旗之語吻合盛世風彩宛如目見昔少昊之官得之於郊
夏后之時得之於杞孰知夫舊制尚存於海外之偏邦耶以此
推之臺笠亦恐是有帽有臺之笠與今俗竹笠為出八上服者
相似亦知其為殷物也漢即殷之遺民三復此詩豈不憬然興
感哉愚謂周人每合用三代之禮后之王服必夏殷周之異制
乎自堯舜至於禹以聖繼聖其制必同東史云檀君教民編髮

蓋首：者覆首也。檀君與堯舜時，歷舜至禹，舜之十二州至於幽并朝鮮之地，合有全遼壤界。最近王化，東漸與內服同。故禹會塗山，遣子夫妻八朝，其同軌可知。而覆首之制，與之相符。其用夏禮明矣。羅濟句麗時，以髮繚首，分明是殷之遺制。雖謂之箕子之遺教，不為無考矣。今俗取他人之髮，不擇男女為閨房之飾，則大不可古者。必盛服用髮，其餘自王后至士庶，皆不然。不似今之常用，故雖不取他人髮，可以用之。雖王后燕居，纔笄總而已。况群下乎？故雖見於舅姑櫛總，笄總而已。不過以繒帛為飾也。史云：孔明遺司馬懿巾，婦人之服。巾本作箇，卷幘也。以巾為之，故從巾。而作幘如髻，本髮紒，而以絲為之，則從絲。

而作紒：者髻也。字書諧聲，其義的然可推也。箇者何也？按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玄註云：缺，讀如頰。滕薛二國名，箇為頰。然則箇與頰同一物。喪服註云：首經，象緇布冠之頰。項，然則箇乃首經之所象也。必是以緇布圍繞於冠，如首經也。恰與我國之以髮繞首相似。而漢之巾幘，以巾為幘，則又彷彿是古者燕居不用髮之制也。鄭玄與孔明同時，而巾幘之制與之相符。漢距周又不遠，不應全失。以此言之，後世雲髻花髻之類，斷非聖王之遺制也。東方是箕子之國，而句麗乃遺墟也。新唐書云：女子首戴巾幘。安知此非聖人之定法乎？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考據典禮，有不可誣也。今若復巾幘之制，不變俗而變其物，用絲繒。

之屬黑漆為飾則所謂愜諸義而愜者也又不必嚴法禁抑只禁國中鬻髮者則貪室尤自樂從而浸成大同之風矣

克敵弓

洪皓子兄弟遇韓世忠舊卒知克敵弓之為神臂弓劉錡順昌之戰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則破敵與神臂別矣宿州之戰李顯忠以克敵弓却敵破敵之外恐更無克敵也其制未聞按吳璘置陣法長槍居前次強弓次強弩皆坐次神臂弓賊至百步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弩始發意者矢力最遠者也謂之神臂則非人力所彎必有其機助引也凡矢長而弓強中斷而不能達必也弓以機彎矢短致遠也矢短則防於引滿必有筒為

矢道也我國童箭如是而又弓力之強用機方得則矢力尤猛矣然璘之法可以迎敵妨於前闔宜於步卒不宜於突騎之用莫過鐵連枷此卽田家打穀之咒而稍別其制宋狄青用之於崑崙之戰者也今北關神騎衛皆捨弓劍而專於此無不利用哥舒水粧以鉄體輕而易使比舊制鉄鏈挾棒尤便也後世咒械漸巧鳥嘴鏡出而弓弩無用鉄枷出而鎗刀無用然械咒之利我雖有之彼亦可有惟在用之如何軍謀在將咒械之用付在軍卒非死戰則咒何益死長由於親上生於預養不免飢寒困窮而使樂赴於矢石之間無是理也

咒械不過助益者也

居祭

子曰臧武仲居蔡說者引食貨志謂元龜為蔡按家語子問漆
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有
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坻武仲三年而為二坻孺子
容三年而為三坻註云龜出於蔡故卽地而為名也以文勢觀
之蔡若是元龜之名則不應如此說其或臧氏所居者特名為
蔡而後世曰之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臧會竊其僂句以下曰
僂句不余欺然則蔡又有僂句之名也且其為僭只係乎山稅
籛節非蔡之謂也若但以蔡而已則臧氏三世孰非為僭而獨
舉武仲耶說者以天子之元龜故孔子之言抑恐未然

番椒

盛京通志秦椒長於夷而上鏡生青熟紅又一種結椒向上名
天椒余試向上者索多而辛不及也倭人稱番椒我國稱倭椒
氣味酷烈最宜於野人蔬菜腸我國只記其從倭地來故曰倭
椒近見倭人詠番椒詩云一種聞從秦地來醜容不待酷霜催
何人縛就猩毛筆未許失頭著麝煤然則其本自秦中八倭者
然唐詩畫譜中備載草木亦謂南番椒或疑是產於番禺者

高山螺蚌

朱子論一箇大闔闢云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
舊日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却變為高柔者却變為剛此事
思之至深有可驗者愚按鴻荒之際人物銷盡誠如朱子所論

彼螺蚌獨能兀然存耶今有一粒沙一塊石是豈皆與天地并
生者耶意者石者水土之氣凝成此物故方凝之際螺蚌之雜
在其間無足怪者其在高山則亦必別有此物生於山上者而
與海螺異矣今軍中所吹螺殼必得之山中云則物性之異何
可盡窮耶雖未知的是何物而若以為曾在海則決知其不然

白鴈

蘓武白鴈事特漢使給匈奴耳既審其無有而後人猶承用作
傳信古事况事之雜出傳記而無所考信者何可謂一皆可
從耶其必曰白鴈者亦必以白鴈是窮北之所有故耶鴈之隨
陽遷徙亦當有遠近之別故海邊有最大一種盛夏常留不去

可以驗矣其白者未曾見有此余十數年前行至內浦遍野皆
白鴈詢之居民云一二年間始有之意者氣候往來之有不同而然故記異焉

青鳥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
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按文獻通考軒渠國
在西方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紺
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遊弱
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蓋西王母西極之國而青鳥即
其土產也國在崑崙之墟禹貢崑崙在西戎即叙之列其王有
時來朝無足怪者禽鳥得氣之先隨氣遠至亦或宜然爾雅曰

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今按孤竹日下距中國皆非甚遠西王之在崑崙之東亦可推知意者今之西邊羌戎之地即其故墟也其云母者恐是王之名如宛王母寡之類後人臆之謂女子尤可笑架虛增益做出荒怪之說則非矣而謂之本無其國未必準信

陸若漢

壬辰之後陳慰使鄭斗源赴燕遇西洋人陸若漢者年九十七精神秀發飄若神仙中人云來時滅紅夷毛夷之梗者到廣東進紅夷炮天子嘉之待以賓師送於登州並力恢復遼東亦以火炮授斗源使啓知于國王又授治曆緣起一卷天問畧一卷遠鏡說一卷職方外紀一卷西洋貢獻神威大鏡疏一卷及

千里鏡自鳴鐘鳥銃藥筒等物遠鏡者百里外能看望敵陣細微可察鳥銃不用火繩而石火自發其放丸比我國二放之間可放四五丸紅夷炮丸大如斗可及八十里云蓋若漢者利瑪竇同時來者其所贈皆不可泯者余所得見天問職方數種書其餘無存

蚊母

陳藏器云嶺南有蚤母草塞北有蚊母樹江東有蚊母鳥三物異類而同功也余見草木之生蛾與非他皆是草木病朽生與之化為蛾無足恠也腐草為螢陳參生蛾驗之良然今種麻之家經時不刈則枝節生蚊遂不堪用故俗人謂麻為蚊巢亦此意耳南雅鷓鴣蟲母鳥名也吐出蚊故名此亦理或有之今牛馬

胃中有虫化為蜂其名為蜚穴皮而出鳥之吐蚊何以異是

鵠

鵠有二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鴨也二者雖有大小之別
要必相近按字書云野鵠大于鴈似人家蒼鵠謂之鶩鵠又謂
天鵠鵠之別名也今行道間往來遇之形似鵠有絕大者乃所
謂鵠也又按劉表與袁譚書瞻望鵠立註云佇企之狀字書云
鵠有二種似鵠巢樹者謂之白鵠又鵠國畏海鵠云此以鵠
為鵠也我國鵠與天鵠之外別無所謂鵠者而麗史有獻鵠之
事急者是獻鵠歟

漫畫卷鋤

鵠之屬有信天緣者終日凝立不易其處俟魚過取之可以

喻人之貪廉有漫畫者以嘴畫水求魚無一息之停可以喻人
之饑貪貌類而性絕不同漫畫者與鷓相類嘴長而其端團結
人謂駕犁者者俗稱耕地之名也以其狀似耕地故云也如
鷓鷓涉淺水好自低昂狀似卷似鋤故名卷鋤為的對八詩料

金猫

宋咸淳中合州貢桃花犬常馴擾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食及
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瘦瘠章聖即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
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鏡籠
施素相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後斃葬於廬陵之側當時士
大夫為作桃花犬詩以歌詠稱羨之我 甫宗大王嘗於宮中

育一金猫及賓天猫亦不食而斃埋之於 明陵道傍夫犬馬
戀主從古有說猫者性至狠雖閱年擾狎而一朝違離則便成
野性如金猫事比桃花犬尤異矣

警枕

司馬溫公圓木為警枕覺則起讀書溫公有所本錢鏐在軍中
未嘗安寢圓木作枕名警枕錢鏐亦有所本儀云茵席枕几
穎杖鄭玄云穎警枕也疏云穎是穎發之義故為警枕蓋古有
此制而後人遵用耳

黝紫赤紫

今燕市有牡丹色即大小黝紫之類也古無此也宋仁宗時有
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礬葉燒灰染紫以為黝獻之人無不愛之

時謂奇衰之服遂為之嚴禁南渡以後貴賤皆衣反以赤紫為
御愛紫無敢以為衫袍者今之赤紫則染以紫草而國人謂之
紫芝終不知黝紫之染用何物既稱牡丹則疑亦以牡丹花葉
燒灰染者耳按名臣錄英宗之喪歐公於衰經下服紫芝皂花
緊絲袍以八臨紫芝之稱古亦有之

柶

宣廟時松京文官金文豹所作云

柶圖說者不知誰氏之作以為外圓象天內方象地居中者為
樞星旁列者為二十八宿其行馬也起於北歷東八中復出於
北者為冬至之日軌起於北歷東八中復歷西而周於北者為
春分之日軌起於北歷東歷南歷西周於北者為夏至之日軌

起於北歷東歷南始八中出於北者為秋分之日軌也馬必四者象四時也其柶以兩圓木判而為四如竹環狀或覆或反象陰陽也其擲地也或三覆一反或二覆二反或一覆三反或四反或四覆四木者地數也五數者天數也兩人為偶賽而擲之高農勝者山田熟也汚農勝者海田熟也必於歲時而為戲者所以卜豐歉也愚按柶本七名儀禮有角柶木柶為吉凶之異用今以四木為骰兒故借以為稱意者高麗之遺俗所謂高農汚農者不知何指或者其行馬之有別如棊之有黑白因以為名耶文多未明故畧隱括而錄之如此畢竟雜技之類君子不必為也董越朝鮮賦家不許歲博具自註棊局獲陸之類民間

子斧皆不許習蓋當時習尚有然者也余命兒曹雖柶戲之淺末斷不到手以為子孫遺戎百順云柶圖說金文豹所作

倒心梅

梅花有倒心之名花皆倒垂曾未之見蓋絕品也杜詩云江邊一樹垂三發朝夕催人自白頭疑即指此退溪陶山訪梅一絕云一花綫背尚堪猜胡柰垂三盡倒開賴是我從花下看昂頭一三見心來自註云重葉也重葉而倒心又是奇品此可以補范至能梅譜

蚕綿具

余見三寸扁會蚕桑之類其兇械巧密功力倍省甚有可觀又其名號殊別有不可不知者故畧採錄蚕箔者感蚕之兇感之

各箱層架列置也蚕簇者作繭之器也形如細窠榻又加斜榻甚密蚕老則取以松薪上于簇使一孔一蚕也軒車者繅絲之車也繅於盆中直上於車絲益光潤也按字彙繫音許繅尚木也糾線以小椎繫絲尚墜而轉機形如擊鍾椎今俗為錢蓬上鉤下椎取繭之蠻生蛾出及獲蛹者練成繭手轉抽縷名糾蓬也絲簾者掉絲之器也今上元日火兒紙鳶之戲必以此器也或作緇或作緇也攪車者今木綿去核者是也其軸末曲柄謂之掉拐既去其核弓以彈起卷以屬黍梢莖者謂之捲蓬也其紡車之錢蓬隨弦轉動者謂之筭維轉之以足左手握其綿筒續於筭維上右手牽而抽絲左手均撚多者並抽三維俱成緊

也我國紡車卽文蓋漸之舅鄭天蓋之所制也一車一維左掉右抽回轉捷疾比中國之器功必增倍亦巧制也

南草

南草之盛行自光海末年始也世傳南海洋中有湛巴國此草所從來故俗稱湛巴云有問於太湖先生曰今之南草蓋乎曰痰在喉咯不出則益氣逆而涎潮則益食不消而妨卧則益上焦停飲而吐酸則益隆冬禦寒則益曰益而無害乎曰害尤甚內害精神外害耳目髮得之而白面得之而蒼齒得之而凋肉得之而削令人能老余謂害尤有甚焉者臭惡不得齋戒而交神一也耗財二也世間固患多事人無上下老少終歲終日役

役不得休三也若移此心力為學則必至於大賢為文則成章
治產則致富矣易曰上六升冥利于不貞之貞

土異

定山地有土脉出涯谷間而居民取以為食米麩一斗和土五升
合成餅云人有携而示之者色白類茯苓極有津液嚼之微有
土氣然可為食物者也考之通考唐垂拱三年武威郡石化為
麩貪之者取以給食又唐貞元宋元豐中皆有此異麗史新羅
武烈王四年北巖崩碎為米食之如陳倉米皆石所化石既如
此土之有可食無足怪者

果下馬

子美詩細馬時鳴金腰裏佳人屢出董嬌饒按西域烏耗國出

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蹠足
即今所謂百步千蹄者也彼云細馬恐是指小步者也又穢國
出果下馬漢時恒獻之高三尺行於果樹下所謂穢國即我東
之地也北使之來必先擇細而善步者以歸之謂之納馬彼中
用為婦女之乘故貴之其例盖自古然矣子美所謂亦只是遊
女矜誇之事則細馬之為果下尤可證又按字書腰裏神馬日
行千里然腰裏亦細弱貌則雖日行千里而其為細弱則信矣
字書又云擺果下小牛當並考

鷓子過新羅

蘓子瞻詩坐覺一念逾新羅註引禪伯語云鷓子過新羅盖言
其猛疾如渡海之鷓鷯也余聞今西道海邊康翎等縣秋後鷹

隼自中國蔽天飛渡投入山原翅力不衰者為上材或有力盡而墮水死者如此者遇再楫經過集腋投人不復忌避所謂死不擇陰也古人亦見群鷹之東飛有是喻也土風物態今同然

松煤

我國松墨品劣不可用以其取煤無術也余考墨經立竈高丈餘其竈寬腹小口覆以五斗瓮又蓋以五瓮大小為差穴底相乘亦視大小為差每層泥塗惟密約竈中煤厚住火雞羽掃取之或為五品或為二品不取最先一甕蓋烟遠益輕細不雜粗灰或五瓮各取中分為二以遠者為良也此法最善余見木燒則為燼三燒則成灰煤者脂燒為燼者也脂燼亦燒久成灰須

及未成灰取之煤之者甕為焰所燭則與木灰一般耳然松則木之成灰者與脂燼并隨炎上而騰焉所以難用其實木之灰脂之燼所由成不同也然煤輕而灰重故遠則灰定而煤精五瓮今取以此故也蓋取千歲松根質厚而脂多者細折而分燭之不使炎上之氣太猛則必灰定而煤獨騰矣瓮不疊將煤隨烟散烟比煤又輕歷五瓮則煤亦定而烟獨洩矣瓮須滿若滑澤則煤又不著矣竈口不宜當頂三三則灰隨焰上矣蓋油煤色黑古法各取其半方為佳品國人智拙取煤無術必和灰作墨曰松墨品劣可笑中國之用盡松煤耳

八寶

世傳八寶多繡畫於器物亦不知其何物郭詭有其名今記之唐
開元中李氏者嫁于賀若氏夫卒為尼號曰真如流離之楚州
安宜縣肅宗元年真為神人往投以八寶俾獻于朝以消氣真
如乃獻之有玄黃天符者長八濶三形如笏上圓下近圓孔黃
玉也色比蒸栗澤凝脂可以辟間兵疫之氣有玉鷄者毛悉備
白玉色王者考理天下則見有穀璧者亦玉也徑五寸其文粟粒
自生非雕鑄之迹者寶之則五穀豐稔如意寶珠者如雞卵而
圓正色極瑩置室中明如滿有紅鞞者大如顰亦爛若朱櫻眇
之若不可觸而觸之甚堅不可破有環珠者形如環四分缺一
徑可五寸許有玉者大如半手其如鹿陷之印中物則形見有

皇后採桑鉤二各長寸五其細如著屈之金似銀又似銅有雷石
二枚斧形長如可四寸濶二寸無青玉諸寶置之日中氣連天既
進肅宗已被疾宗曰汝自楚王為太子今天賜實于天祚汝也
宜保之代宗受賜日寶應既監國賜真如寶和改縣寶應自是
兵革消息海內亦其應也蓋為辟冷戾之氣故繡畫多用

愛逮

愛逮者俗所謂眼鏡也字書謂西洋然瑪寶以萬曆九年辛巳
始至余考張紀聞云向在京時嘗寓所見其父宗伯公所賜物
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以金相而行之為柄純制其為一歧則為
二老人辨目昏不張此物于獲目此物自宣宗時已出矣西洋雖

遼絕而西極天竺諸國與中華通物貨久矣天竺距西洋不遠其勢必將傳中土矣

珮袋

玉珮之制舊無紉袋嘉靖中世宗升殿尚寶司卿謝敏行捧寶玉珮飄飄偶與上珮相向連不能行自是詔中外官俱製珮袋以防向結獨太常寺官以駿奔郊廟取錡之聲不袋如故今之珮袋蓋從此始云然古制有葱珮黝珮玉非染青染黑者則必袋之謂也更詳之

裘

裘者毛衣之名周禮司裘掌為犬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周以十一月郊猶是服裘之時而下云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據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宣有秋而獻者也玉藻云惟君有黼裘黑與

白謂之黼故註云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黼者斧形為文是

也毛衣而用此為文恐無此理也裘素衣麕裘以衣為重以裘

繫之則恐非以裘為上服之稱且裘上必有麕衣如欲著十二

乎文獻通考引程氏演繁露云裘即如今之道服也子開勝裘

則縫合兩腋也然裘兩裾交相掩擁而道服兩裾垂也然則道

服者後幅缺開而裘有掩擁者也繫與我東儒生上白酬殷明

佐粉菡山水五雲裘歌云五色粉圖安足珍云若此者斷非

禦冬之毛衣裘若是毛衣之名則安可以粉菡之意者五雲裘

者即古之黼裘之類唐時尚有遺俗歛然夏為冬裘之類名其

古有裘制而或以毛為之故後世轉為毛衣之稱耶

秘色磁器

袖中錦云高麗秘色為天下第一然我國磁器長於潔白至於繪畫却不能此云者即指白者也今之內貢司饗院磁器極佳往年北使至國稱道不休然忠烈王十五年元中書省牒求青磁甕盆瓶或者古有而今不能耶或曰日本通貨而然耶是可知陸龜蒙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集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闕遺杯此宋人所謂秘色磁器也說者謂吳越王時臣庶不得用之故謂之秘色即越州所貢也見於徐槿慢笑錄今世此器亦多畫作翎毛草木山岳虫獸青艷絕奇即回青所畫他彩皆不成

王元美云或石青畫之余家舊有數件乃先人

外家自

關內傳米祖妣甚寶重之丙子之亂嚴護得全余猶及見之然比今世士大夫間尋常器什猶覺品下矣今之時無貴賤家畜之始與尾陶無別以此卜世之奢儉

指南針

術家定方位或主正針或主縫針二者皆似有據要之斷之以天上日影則縫針為近之矣正針者只從南針三出磁石較之日影則指午丙間此為地之正南耶金性畏火不敢指正午耶大抵地居天內天轉於外氣圍於內扶如瓜脉石脊必自北辨故土而南則得其正氣者成磁石也針之指南其理即然二較諸日影其北直壬子南直午丙則不可誣也論者或以為針得地氣占地方位宜從南針然

泰西熊三拔簡平儀說云羅經自有正針處身嘗經大浪過
此以西針鋒漸向西過此以東針鋒至中國則泊于丙午之間
矣其所以然自有別論云據此針鋒所指亦隨地不同又將
距地東西雖有此異而大繫南北則必直綿橫度之不過二萬
有餘里從大浪山東至二萬有餘里而針至丙午之間
至午丁之間則合四萬有餘里此而益東益西必無指丙指丁
之理其將自而復西自午丁間而復東必更有直指正午如然
則周地九萬里針惟兩處為維要當以耳彼云別有論恨不得
見其詳說以意臆之地磁針合處今圓瓜在地四周皆同然亦必
陰而縫在乎兩旁也從兩旁判開直其餘辨理莫不微斜其中

間圍潤處益甚而二縫正相反其西縫上片自半以北漸左自
半以南漸右下片自半以北漸右自半以南漸左會于
大浪山意者地之西縫也不獨大浪也從此直走二極必將同
然矣中圍者如天之赤道中國在赤道之北而即東西二午丙
間自此至東洋復漸向午過東縫處至下片之最中處止午正
之間逆雖未適而已也術家有六合寅與亥卯與戌辰與酉巳
二支而六合也此以子與丑午與未之間為縫也其義本於周
禮按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則子丑之合也奏
四望則辰酉之合也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則寅亥之合也奏姑洗歌南呂以祀
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祖則卯戌之合也以日影為斷則針直亥子

巳午之間以針鋒為斷則大縫在子丑以針為斷也

幅巾

按通志畧幅巾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時有妖賊以黃為巾號黃巾賊後周武帝曰裁幅巾為四角唐曰之愚按此恐是皂絲幪髮之制而為幪頭之源也如今溫公之制只云兩角與此恐不同東晉之制有葛巾形如蛤而撰著之為尊卑共服此溫公之所述者歎然此類其制畧同今俗綴其隙不動則斷不是詳在幅巾考

聒聽

小雅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虺惡性之物也蜴乃草中蛇醫不能咬人與虺並稱何也意者蜥蜴之屬甚衆蝮蜥守宮蛤蚧蝎席

石龍是也

其必蜴中更有極毒可以比虺者存乎按字林云聒聽如蜥蜴居樹

上鬻人與韞頌所

言千歲蝮相似小雅之說不過此類之謂矣

昆蟲可食

昆蟲之屬可食者多內則云爵鷓鴣范蠅蟬也范蜂也淮南子云耀蟬者要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蓋有明火取蟬之術而為備饌故也又有蝸鹽蜆鹽蝸是蝸牛蜆是蚶蜆子也周禮饋食之豆蜃蜆蜆是蝗子也蜆乃蟻穴中邪如白粟者是也此物微小而難聚然詩云鶴鳴于埳舊說鶴欲候蟻出而食之故鳴于埳蓋北方蟻有絕大者為鶴所食故朱子引此證折旋蟻封之語然則蟻子亦可取而為食矣爾雅云蜃蝓蝓註蝗子未有翅者蝗蝻也蝻大小不一長角脩股善跳躍有青黑

斑斕色即今草中飛鳥我國南中人去翅足炙而為需味甚佳
云然字書又云群飛食苗我國雖食苗葉而不為災

正鵠

射者正鵠鄭氏鵠者取名於鴉鵠：：小鳥而難中按字書鴉
與鴈同鵠又非小鳥也一說鴉鳥之大者有力飛遠故取其難中余謂凡射鳥者必舉鴈鵠為其取
以有用也射所以習藝故必以所常取者為的也正註云鳥名
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按字書題肩作鴉鵠也正同鴉齊人
謂之擊征月令所謂征鳥屬疾是也小子乃均正之義置在侯
之正中上下左右均也

酒咒譜

說文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爵
盡也足也觚寡也飲當寡少觶適也飲當自適角觸也不能自
適觸罪過也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五升所以罰
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
得名觴也古之一升準我國今時二合強五升恰為一升有餘
也考工記勺一升爵二升觚三升與此不同詩云我姑酌彼
蓋觥爵之大者故罰當用此耳蓋音啞酒盃古作延通作雅三
雅之名蓋由此也琖與觥蓋同小盃夏曰琖殷曰罍周曰爵罍
玉爵也受六升也斗受十升詩曰酌以大斗匏觚屬詩曰酌之
用匏禮記云五獻之尊門外在門內壺君尊尾無此以小為貴也鄭註

云壺大一石甔五升在大小未聞也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徑
修一寸半容斗五升甔中寬下直上銳平底小甔雅在四斛也
木作雲雷象施不窮也郭璞云壺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受三
温酒甔也危圓甔有屈危之屬瓮尾甔之大者彛宗廟感與
酒之甔大小不一彛總名也小宗伯有六彛之名甔中尊二有
曰卣下曰壘郭璞曰卣不大不小在彛受五斗卣受三斗壘受一
斗榼亦酒甔左傳行人執斗榼承飲甔亦酒甔大者一石小者五
白常滿江螺木瘦胡盧鴟夷榼禁沽今合之為酒甔譜

秧馬

東坡作秧馬引云昔我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

欲其滑以楸梧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尾以
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裳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偃僕
馬雖似便好終不若徒行之捷易沒膝運行頻艱故作此器以
濟之躬治田既深滑如此宜其收穀倍常也我東之事皆魯齊
治田之泥僅能及蹊夫農者即王政之本而乘四載泥行乘棧
解者曰棧者形如箕術之空疎如此甚可歎也史云行泥上宜秧馬之類乎

豹直

詩家指御史多用豹直字王藻云大夫齊車鹿辟豹植鄭註
覆笈也植讀如直道而行之直謂緣也盖大夫之車旗飾如此
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為直則豹植者

薛綜註云侍御史載之盖植既讀

只是今豹直而已後之懸豹尾者即古豹植之遺制而御史所乘之車然也後人傳會之曰御史陪直二十五日號曰伏豹謂八而不出也

涅石

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涅者礬石也山海經云女林山其陰多涅石郭註秦人名羽涅一名羽澤淮南子所謂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是也

刀筆

漢書蕭何起秦刀筆吏刀筆之制見於文獻通考云制金若刀七也蓋古者用簡牒則人皆以刀筆自隨而削書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在三代時固已有削書矣自秦抵漢亦復用之

然在秦時蒙恬已嘗造筆而至漢尚言刀筆其時未能全革猶有存者耳愚謂不曰刀而曰刀筆則時已有筆而以刀代筆者也削書與毫墨有別難於窺改故為官府之所用耶或云古時竹簡去汗用漆作字漆凝濁不能成畫故漆盡復續其形似科斗若然則比刀筆尤難其用也或者古時兼有兩法官府用刀筆書史用漆書而後世曰之耶

千里萼羹

世說陸機詣王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萼羹但未下益鼓耳老杜泛房公西湖詩云鼓化萼羹絲熟刀鳴鱗鱗飛註引嚴有翼藝苑雌黃萼羹得益鼓尤美字書云麥麩米豆皆可釀黃加鹽曝之成醬能制食物毒此今所謂豆醬而古之所謂也與刺將益鼓煮紫萼又紫鼓煮

尊香味全山谷詩鹽豉欲催尊菜熟是也千里湖名子美詩也云我戀岷下字君思千里尊以岷下對千里為湖口可知酉陽雜俎酒食品味亦有千里尊機之意千里之尊羹可敵羊酪只是未下鹽豉若更下鹽豉豈不反勝乎云角也緇素雜記未作末而去但字謂末下亦地名張矩山詩一本修門道重膏末下尊然以義之難曉而去之也然尊之美在於爽涼用五味子水和蜂蜜先瀹尊絲同灌為食則甘酸清快恰是仙味無敵者也陸機張翰諸公智猶未及嘗輸一籌耳按彭淵村暇其券三曰尊菜性冷羹非冷味必將調和得宜比古尤勝

蛄類

顏氏家訓引韓非子曰蟲有蛄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

也後見古人字譜即古之虺字按天問云雄虺九首未見有兩口相殺之證然則蛄必有一物耳山海經云曾爰山有狀狀如鯉而有髦名曰類自為北牡莊天運云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郭璞贊類之為狀一體無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妬忌天地間無物不有彼蛄與類謂的對矣

金根車

人皆知韓祖金根車之為可笑又不知根車之為物可乎東坡題三笑圖云三人皆笑後三笑童莫測所謂亦大笑世稱侏儒者場人笑亦笑問之曰長者豈欺我哉此何異是根車出自緯書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者應載養萬物也禮緯斗威儀亦曰山車垂向山車者自然之車也揉治而圓

曲也蓋待人制取而自出於山其根字取養物之義而金為

左纛

史記紀信黃屋左纛者導沈約宋書云加犛牛尾大如斗置
左馱馬軛上所謂左纛也按纛本軍中大皂旗名以皂繒為之
似蚩尤首軍也左纛者本作左翽車皆羽蓋黃屋左纛以
旄牛尾為之馱馬頭上與左翽非一物也字書乃合軍發祭
以白馬者失之矣蓋其制出於羽葆亦曰纛周禮大祥鄉
師執纛御柩鄭註羽葆幢也秦漢天子之車黃屋左纛意者執
纛者當以右手則又必須居左然後御柩便也其始也合
聚五彩羽為幢謂之羽葆或因乘車前導之制歸於馬軛者歟

一名犛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字書旄與犛同足四節腹下及
肘皆赤毛長尺餘尾為車纛繫馱馬軛上亂馬自不令相視其說又不

蟹

浦海多蟹余所見者有十種與呂元十二種辨及蟹譜本草圖
經字義等書校勘或物形随地有別或察識有得失也螳蟹者
八樂味佳二螯八跪處皆有毒蚌者以陶隱居螯強闔席之
說觀之恐是海中大蟹色赤匡有角刺即名岩子者也以匡有
兩串也如蛄朴者大於螯蛄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障曰小螯
取食恐是俗名籠蟹也以其匡楯似籠也雌者兩螯俱小耳螯
蛄者亦謂彭越今俗名彭蠡也沙狗者似彭蛄壤沙為穴見人

則屈折易道今有俗稱葛蟹者匡廬而長有毛而屈折易道難
獲恐是此物也倚望者大如彭蠡常東西顧起望今有俗名黃
通者正是此物而端午之夜必簇擁海草上土人謂之戲秋
此彭蠡差大耳蓋者似蟬者匡有小斑文彭蠡者大於蟬小於常
蟬同彭越而差大有毛耕穴田畝中即蔡道明誤食幾死者此
也俗名馬通蟬有毒又有俗名栗者如彭蠡
內彼所謂擁鈞望潮石烟蜂江之類訪之漁戶皆不識

耽羅果品

耽羅志載果品奇異數種一是燕覆子即木通別種實大如木
瓜味濃今之木通實比木通懸小而本草云如小木瓜意者此

最為真而世所用特劣品耳沿海諸邑亦有之云二是五味子

深黑大如嬰蓂味又濃甘土人以滋潤異常三是青橘秋冬極酸

不可食經冬至二三月酸味稍新實青嫩同在一枝味甘如和

蜜醞醋至七月則實中之核化為水而味仍甘歷八九月與新

實無異方始酸人賤而不食之常無過於此今本草中皆不載

此或土風各異耶彼或有漏耶意
者醫家青皮即此物之皮矣

扶搖羊角

莊周云大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尋常不解其義一日
行道上遇旋颺迅急而覺得也回風四面來集盤旋以直上至

半空其形直立搖二如羊角扶遂回此為解曰搏者與物旋繞
也扶之為言直立也不扶則橫倒故言扶則直立可知如

醉人之扶則立不扶則倒旋風之捲上直立而搖故曰扶搖而羊角又以其形言也春陽李氏時善曰勁風之旋而歸後當夜則目右轉而復左將晁則自後升而趨前余未之詳驗其果然否風必四面而旋至故為之旋蓋地之吸氣也

古錢

文獻通考云高麗行錢有三韓通寶海東通寶海東重寶而其俗不便也昔余曾王考之遷奠於金川也墟土中得三韓通寶海東通寶兩錢或篆或隸其文識云通考兩錄可謂不喪矣又或民間田野間多得朝鮮通考皆銅鑄要是三朝鮮時所行也又今俗筮占必用開元通寶我國蓋多有也新唐書食貨志高祖武德四年置監於洛井幽管等州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又不

知此錢何從而流布於海外若是其多而至今不滅也意者當時天下皆許置錢坊而我國亦得自鑄成耳葉水心曰開元為輕重之中漫行天下至今猶多有之蓋中土亦多也今之兩行常平通寶五錢當一兩則於開元通寶實倍於三寸圖會圖式則大小通均而稱於一兩弱舊物流傳其勢或然又或今錢一文當二十分而錢坊所鑄日減亦不滿二十分則古今同然也然則今錢大約倍於五元而為四銖八釐於五銖錢不滿二釐矣三寸圖會云海東三錢徑九分重三銖六釐即大於開元而比今錢差小者耳元通寶徑寸二分重十二銖六釐夫二十四銖為一兩則其重為半兩有奇也者矣

澄泥硯

歐陽公硯譜云今人澄泥作尾羅土中久用為硯皆發墨優于石升庵集云絳縣澄泥硯縫絹袋置汾水中喻年而取則泥沙之細者已入袋矣陶以為硯水不涸意者澄泥者如今水飛之待稍乾更和水坭填如是復五六過然十過水飛為熟泥其必成美材矣彼銅雀尾硯亦宜縫絹所取耶必經坭填之熟而入土之久耳

黧醜

韋莊詞云深露紅袖黧按爾雅翼七月採紅藍花染色鮮明耐久不黧、敗黑色也所謂雨霑衣皆黧是也色矣柳子厚梅雨詩素衣今畫化非為洛陽塵方回註云謂醜也此以醜為敗赤色然字書云醜酒上白也又醉生白醜衣也

又字書黧音梅濕氣著衣物生斑洙也黧亦作黧物中久雨青黑也蓋梅雨之時衣皆敗色或白或青或赤或黑咸謂之黧又謂之醜故古人用字多有不同而黧既從黑以為黯色者為始

畫像坳突

近世使燕者市西洋畫掛在堂上始閉一眼以隻睛注視久而殿角宮垣皆突起如真形有黧亮者曰此畫工之妙也其遠近長短分數分明故隻眼力微現化如此也中國之未始有也今觀利瑪竇所撰幾何原本序云其術有目視以遠近正邪高下之差別物狀可畫立圓立方之度數于平版之上遠即其坳突一端耳又不知視大視遠等之為何術耳

伽椰琴

新羅真興王時伽倻國王嘉悉法唐樂部箏而制十二絃琴以
象十二月其樂師子勒知國將亂携樂器投新羅名其琴曰伽
倻琴李奎報曰伽倻琴蓋古秦箏之類但欠一絃耳按急就草
註箏瑟類本十二絃今則十三絃蓋秦
俗所造故謂之秦箏秦俗薄惡有父子爭瑟者各入其半當時
名為箏瑟本二十五絃則其十二或十三等是半於瑟而箏之
名未變也然則伽倻琴者與秦箏何別
李之不考如此又按武帝紀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帝禁不止故
破其瑟為二十五絃秦帝者黃帝也然則瑟從五十絃半之為
二十五絃又半之為箏而箏與伽倻
琴初無異義也然李義山詩琴瑟無端五十絃則古瑟亦未嘗亡也但易稱錦瑟而別之

繭紙

古傳王羲之用蚕繭紙鼠鬚筆書蘭亭詩序余考宋趙希鵠洞

天清錄云高麗紙者以錦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繭也蘭

亭帖所書者或指此物也在今繭紙自日本來余得之試筆真絕佳殆我國不能造成也意者希鵠所見是日本來者也

鼠鬚筆

大王以鼠鬚筆寫蘭亭而衛夫人筆陣圖却以兔毫為上品兩
者皆柔而欠硬鼠鬚則雖若剝韌其末甚尖纖々則必柔亦
不能獨自造成必以黃鼠毛為心鼠鬚為飾然後為佳不然不
堪用余嘗試之黃鼠之心尚存而外累鼠鬚已禿反不若耶又
純用黃鼠者也古人多言柔毫或者古今異常而然耶又
或崇山絕仞中霜兔其剛過於黃鼠故李衛取之耶蘆氏鼠鬚
筆詩云柳絮刀梨健以此言之古人亦取剛

雨蟲

頃年國中譁傳有虫自天雨下凡食物中無不混入魚腥肌肉
間多得之白而細長若白鬚然四方皆然殆不可審別是年多
輪行毒疾人謂中毒而然也此事之有無未可知而要亦有此
理在按高麗高宗三十三年五月雨毒虫其虫身裹細剛剗
之如斫白毛隨飲食入人腹中試以諸藥不死塗以葱汁則便
死此宜記取

箕仙

謝肇淛五雜俎有箕仙之說蓋鬼有一種名箕仙能與人通語
言著靈怪亦或賦詩土人有招仙送仙之術有書社學子學招
而不辭送其鬼遂留不去云云余考東坡詩林云自言女仙賦
過廣州訪康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

詩立成或以其托於箕筭如世所謂紫姑神者又天篆記云江

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筭為紫姑神然則其說之傳來

蓋亦久矣

今世人家鬼慶甚多或碎
急驚散現其本相必是筭杵等陳舊之物意者風氣

所聚初無形像必須觀得人氣多者如箕筭之類然後方能作

怪故曰

箕仙也然我國之鬼物作怪者俗謂之獨脚皆自稱姓
金古今無不然不知異域亦然否意者彼不過風氣所

聚源於巽木性畏金故鬼亦壓勝而然者耶

牛聽

古云牛聽以鼻驗之果然牛雖有耳其中全塞無隙竅可通則

聽不以耳者明矣齒既外形而為角則聾反下通于竅也人或
鼻亦無足怪臭者氣

病齕嚏者鼻塞而氣激則氣與耳通氣通則痒或有可通之理
亦嘗驗之牛之齕舂似若鼻嗅然者是未可曉也

電

誰昔外郡雨雹狀以啓聞有文士某讀雹音包莫不傳笑太湖
公曰諸君以為何如曰讀作八聲者非耶公曰讀包無害曰據
古為證聞者悅服余後考說文雹從雨包聲即諧聲也包音固
氣之化也謂之專氣則有包畜之意故本作包音此指其物也
至其洒擊殺物則轉聲為蒲角功與罷馳之類同音指其

蛭蟻

字書云蛭蟻轉糞丸雌雄相與深掘地納丸覆之去不數日丸
自動又一二日有蟻螂自中出飛去余嘗驗之殆非也其始也
眾與共在糞穢中虫多而糞少則噉之盡不然則分以取之兩
雄也其藏於沙土中即將貯以待食藏於草樹間俄而相之何

以異哉人見其自沙土中出謂丸變而成恐無是理余曾為
詩云庭有蒼通聖得尋後推前拒若駸：偶然相值求同利未
有一與隨行旁睨為待歲暗偷計近則伏遠則窺覘相失則飛
走尋求情狀可惡一日與兒輩閑步戲成一絕云微虫轉糞輕
饑又有一種形稍大者本草不載人又云破腹則有白條如絲
難忍俄而條化為水而毒亦
消驗之果然此又可異也

鵝鵝

余行海峽見一大鳥浮在陂澤色白形如鵝厥大倍之俗名豐
德鳥獵者以銃丸中之遂獲焉余就而察之嘴長而不尖下唇
洞及膝臆可容水一大碗內有沙虫咬食肉即生長於胡中者

而鳥亦無奈何也意者鷓鴣之類是也

馬鳴鳥

今俗見物細長者必曰馬明之尾始不可知何謂有人見小雀如燕其尾長於身十倍問於土人則謂此馬明鳥也蓋山野間往往有之而我偶未之見也胡曰澁十竹齋畫譜有之不着其名但有詩云晨不禁風雨堪同梳子花國亦有此物

護鼎

韓非說林齊伐魯索護鼎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鴈質也護鼎者不知何物按唐類函晉護鼎銘曰昧朝不顯後世猶恐况日不後其能久乎服虔曰人凡有典章必有鼎以垂疾護之鼎也或曰護地名愚按古

法如刑鼎之類是也善言可銘則護說之戎宜有鼎而銘之耳其意則蓋謂行謔於暗昧之際售於一時容或可欺後世不可掩况行謔於白日之下而不至顛覆耶其義之矣

琴阮

唐劉餗隋唐嘉話云元行冲為太常少卿時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瑟瑟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也七賢圖咸所咸是也今世稱琴阮本此然咸之所造類瑟瑟而非琴則謂琴阮恐誤

海東青

鷓俗名那馳鷓之於鷹如鷓之於籠脫也海東青鷓類也鷓與

鷹有別鵠尾短睛黑屎不猛瀉鷹皆不然也昔我世宗大王

進海東青明皇帝不受又賜磁咒此著於明史也往者近郊有

鵠搏鴈群鴈爭未噬其羽六翮瘁濕鵠不能飛為里人所得遂調擾獵雉百發百中其捷疾比鷹倍從豈所謂海東青耶

兩頭蛇

世傳孫叔教埋蛇事後世絕不聞蛇有兩頭而見即中毒亦理

之所無余見張來明道雜志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曰謂兩頭蛇視之則其尾蓋類首而實非也土人言此老

蚯蚓所化無甚大者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黃州即

楚地叔教時愚俗謬謂見者必死其實否也沈氏筆談宣州多

歧首蛇其長盈尺但一首逆鱗人家庭如蠶間動有數十同穴畧

然在叔教心德可以取焉則又不必究到蛇之有無耳

合歡

詩家多言合歡釋者以本草合歡樹為解非也按周禮司几筵

管筵紵加繅席鄭註繅席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

以意推之用蒲翦之屬染以五采相間織成為紋作禽鳥相悅之狀今之花紋席者皆如此想漢法如此其為衣被亦必

以五采絲雜織成者乎

張鬼

溺水死者之魂亦曰張鬼與被席噉者同多見人或溺死後其

親族若有鬼招而赴水者往之有之可怪

城隍廟

人有問城隍之義者不知所本據五禮儀屬祭祝辭云致祭于

無祀鬼神人之死生有萬不齊古迄今不得良死者其類不一或在戰陣而死國或遭毆闕而止軀或以水火盜賊或罹飢寒疾疫或為墻屋之類壓或為虫獸之螫噬或陷刑辟而非罪或產難而死或曰財物而逼死或曰妻妾而墮命或危急自縊死若此之類陰魂未散結而為妖是用告于城隍台集群靈侑以清酌庶羞惟爾眾神來享飲食無為厲災以干和氣又有城隍發告祝云將以其月某日設壇北郊祭闔境無祀鬼神庶資神力台集赴壇然則城隍者即厲祭之大者故使之召集群神而享之也程子曰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祭又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杜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耶此則雖曰非禮而似指后土之類與我國祝辭微不同也城隍字本出易泰上六爻辭謂城池也傳所謂掘隍土積累以成城者

是也意者城池者人所聚居祀其神使率人之不得良死者耳按陸游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云漢將軍紀信為其地城隍神既云城隍何得更有他鬼為主耶又有寧城縣城隍祀記云城者以保民禁邪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大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在他神祠上其禮顧不重歟陸游之言前後不侔如此輿地勝覽壯節公申崇謙死為谷城縣城隍神術為義城隍神興城隍神之類不可例其事可怪蓋社稷者土穀之神也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此起若句稷死為社稷之神然其實配食也非真為土穀之神也意者向之紀信之徒其初配食於城隍而後人迷其本實妄謂人死之鬼為城隍神耶追閱視余居安山郡一日郡守某遣鄉耆首來問厲祭期

位牌則題云折衝將軍不知如何余只據時典五穀儀也此必曰谷城義城之例註誤而不改也縱曰死而配食直書城隍神牌之理國俗喜事謂之鬼或作花竿亂掛紙錢財之計愚氓畏競輸之官無禁令可異也且村巫崇奉萬明神氏有疾厄輒禱之或謂萬明即新羅金庾信之母野合而奔舒玄者也奉之者必畜大鏡必穹面是或羅俗然耳州無村無祠守者厚利故官稅亦重李參議衡祥悉焚之民皆驚恐其還皆謂必溺及其利涉莫不疑怪云日本之俗尤甚人日羅為爰宕權現神求福莫不輻湊神門如市云

麻鞞

李賀詩紫繡麻霞踏哮帟按字書麻鞞履名霞與鞞同

銀瓶

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錢布之類其來遠矣漢武帝時造白金三品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其一形圓而文龍重八兩其二差小形方而文馬其三復形小橋而文龜王莽造契復造十布其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上刻而下歧古之行貨不稱過如是我稱海東或稱東國見於鑄錢記者始用銀瓶為貨其制以銀一斤為之像本國地形俗錢蓋白金三品之類而像地形殺其腰故似瓶而濶其口也獨此制無傳古者宜知之

罔兩

莊子有罔兩問影之語註謂罔兩是影旁蒙眊氣嘗驗之日中
兩物有影推兩影漸近未及相接先有蒙眊氣來合始知影分
明有微氣在也又嘗以琉璃鏡向壁照顏先有影當中左右尋
索則影外又有面在其耳目之大比前影甚大蒙眊之言果矣
尺

大典曰以罔尺準黃鍾尺則罔尺長六分六釐以蒙造尺準黃
鍾尺則長八寸九分九釐以造禮器尺準黃鍾尺則長八寸二
分三釐以布帛尺準黃鍾尺則長一尺三寸四分八釐罔尺便
是黃鍾貳之者何也所謂造禮器尺者又不知何從而
起也準於布帛尺則罔尺不過四寸有奇也世傳 吳廟將造

律呂時陳理明昇謫居我邦命量其所帝神主而知其長短之
數神主非用罔尺者耶柳桴溪云京中水標橋所豎水標石刻
罔尺是也又云今三陟府所藏銅鑄布帛尺所列年號
月日俱在卽 英廟時命歲各邑及名山而今無存者惟此幸
保焉今之公私所用布帛尺較此更加七寸強云

魚無耳

淮南子曰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
飲以余驗之殆不然兔絲初亦根著地而生既附在他物則根
便枯絕以他物為根也蛇有兩足在近尾處以火燭之卽露
出又嘗驗其緣木其有足處牢著木不脫也蟬亦有口唐詩所
謂垂緜微清露是也甲掀動頻似助以作聲故考工記謂以旁
鳴者此則未可知也但未知魚之有耳與否耳

雀錫

古今灾祥之類即理之難別有德星則有灾星瑞星有王蓬萊

昭明司危地維蔽光而晋志或謂客星或謂妖星雜得以別之

如珠劉貢父以為戾氣宋王陶談淵云翰林學士杜鎬都城外

有墳庵庄一日若有甘露降布林木子姪驚喜鎬味之慘然曰

踰年錫奔有八喪陳末覆再山醴後主以為甘露未幾陳亡我

國光海之末柳夢寅與陽墓山松竹間有香露如糯米耐觸手

皆黏光耀照日味甘如蜜人皆攀樹而啜之當時柳氏榮顯彌

增誇以為瑞亦未幾柳族覆敗夫人固有似忠而奸者物亦有

耳於人何與又况閭巷匹夫其能有感召乎不獨據以為祥者

為非實歸諸禍殃亦未見其必得矣宣德丙寅我國黃州甘露

降正統丙辰又降于定平永興等邑如白蠟味甚甜大臣請賀

上曰降祥非其時予以為灾大哉王言宜後辟之所鑑

養螳

古者八蜡祭席祭猶為其食亦食鼠也是知天下無不可用者

南方有養螳者謂之養柑螳種柑橘患小虫損食其實惟多螳

螳遂有販者用猪羊脂其中張口置蟻穴旁俟螳入其中

持去其術亦巧矣王者御世人無棄才可以旁推

趨鼠

余昔遊金剛山僧道深山本無席豹歸之佛靈蓋亦怪事龐元

英云林木上多趨鼠虎至其下則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
著處必生與遍身瘡爛以至死故畏不敢至是以盡帟必平原曠野茅叢薄中隋文帝所謂比之猛
帟人不能害反為毛間虫所蠹損者是也然此亦未必然凡禽
獸強吞弱肉弱者不能支惟近人林薄中則猛獸不敢恣行故歸鹿狐兔猶以為歸如燕雀避人而尚
不能遠去也空山無所得而猪犬畜物在此可求虎所以至也歛
犬妖

古今多犬妖余觀屬某家有高樓四壁閉而中無物每夜有物
喧鬧若犇鬪狀到曉方止人以為鬼一日偶察之畜云犬因榜而升隙穴透入而然也遂殺犬妖乃息云

鳴鞭

梁孝王傳出言警八言趨司馬貞曰言出八者互文出亦有趨

霍光傳道上稱趨註亦曰止行人也意者君行清道之聲如今

風聽臚言于市是也後世遂有繡趨錦趨之說警趨何與於繡

錦而云爾或者清道之拜不以口而易之以物仍以繡錦為之故耶余按大明集禮君行左右有鳴鞭者即今田野

間警雀之用是矣以物為索始鴻終殺長犬餘續之以柔韌之

物末極尖細舉其頭右旋固揮勢甚急疾又卒遽左驚蓋氣隨逆則稍末聲震禽獸盡

鞭疾至於梢末逆以激之所以作聲而許大也余驗之其犬末易

數易不可其理實可知也繡趨之類必將用而得者歟

羲之書

世傳右軍楷書多贗作章艸則雖傳摸失真而見存二王帖之
類猶可信行書亦蘭亭帖在矣獨楷書難真米元章待訪錄云

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以黃庭經二篇

為羲之遺法然元章書史云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無

載為寫道德經當舉群鵝相贈曰李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

寫黃庭換白鵝經人遂以黃庭經為換鵝者猶是好事者為之耳

然則今之所傳或是多鍾法者矣宋張懷瓘書斷云樂毅論太

平公主奏借出外搨寫曰此遂失所在宋元章摹出天下珍之

其開書誤兩字遂后用筆余於天竺僧處得一本有政誤兩字

今之所傳不見政誤字何哉東方朔畫像贊是右軍書與王脩

者書史謂唐人猶以為非真又謂真又是後人追補也然非

真哉或者唐世已以羲之流傳故耶未可知也梁瘞鶴銘者題

云華陽真逸撰意是梁人作也集錄云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

往水所沒好事者俟水落時橫搨而傳之余所得六百餘字獨多

也潤州圖經以為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類顏魯

逸是顧况道號碑無年月不敢遂以為况也然非羲之則無疑

其他如筆陣帖分明王筆楊慎謂羊欣作李後主書未者謂

亦膺本其辭有云可擬臨書者誤耳且碑在會稽而曹操楊脩未

嘗過江則絕妙之說未信余家有遺教經即先君子得之然諸

公所著未嘗及于此何也

吳綾出火

猶性甚熱故於暗中以手輕摩毛則火點難見而有焚焦之

聲若是西極帶寒氣來者此又何故哉又吳綾手摩之良久火
星直出蓋吳綾俗號為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人眼之
體氣蒸鬱宜其致火也以猶毛生火者推之固有火浣布者益
覺呆豷

引光奴

史達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紫蓋削松木為小片其薄
如紙鎔硫黃塗其銳名曰發燭亦名燂兒清異錄云夜有急告
苦於作燈之緩批杉燭燭黃過火即燂呼為引光奴之以金燭
激石承之以引火之物發矣於地可照弓樂天早朝詩云風燭
烟香東坡詩云送客林間燭香燭大於椽蓋善炳故也

筆妙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毛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要者為輔參之以桀
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以試直中繩向中鉤方圓
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以意推之桀間為之畧有差
池然也吾嘗考他書人髮數十莖和在其中甚妙即其意也要
者擇以精者也束毛之法強居內為刃而要固外為輔蓋既定
之後又擇其強為心而以要圍抱也榮者既定其心以是纏縛使
也今之製筆定之以蜜蠟即其意也固之又莫若牛膠而只云
漆膠吾聞中國之筆有八水不解散者意者漆膠故也後以龜
感水懸筆其中而不及水歷十日方佳是其類也聞高麗狼尾

筆寶重於天下狼尾即黃鼠尾黃鼠謂之鼠狼也既見稱於中國則其術亦不疎矣惟取其強毫為心次以稍強毫為衣而幾與心齊皆鑄蟻把足然後固之以膠液如髮而已唐張鷟云歐與陽通詢之子狸毛為心覆以秋兔毫此必效品當試者也並錄

猪脬

鵝冠子云中流失般一壺千金壺者匏也詩所謂斷壺是也遇水可資以不溺故云甫子曰余豈匏瓜也哉馬能繫而不食楊慎以為匏至於堅可濟而不可食惟用於渡涉舉左傳匏瓜不材於人為證其說亦足余聞滄水採鰾必帶乾猪脬十枚者遂帝以濟得鰾乃行此又用師之所當知也又如牛脬之大用十餘枚則其載人也無起矣匏脬至無也軍中又用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空束於腋下人

浮而渡見三才圖會余又聞醫家便秘用油醬筒輒效而口氣貯油醬於其內然後緊握使歇則直衝腹中效最速其術亦奇

雷不上聞

東坡詩云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筋人時有唐道人者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震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故云角天目山高三千九百丈則不過二十里許不聞於遠雷非帖地者竄起於空裏許高而猶尚如此其不聞於遠可知劉健奉命往祀華山顧見山下白霧漫若大海突烟暴起或丈餘遮至尺許亦無所聞及下山人云驟雨挾雷震已數百過矣證之以坡詩誠然也余嘗見斧斫於百步之外斧已高揚聲始入耳頃有運行而方至也運行則上行難而下行易物之勢也易小過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也

其理即然又聞浦口潮漲則兩岸聲相聞潮退不然夜聲遠及
異於日中此濕氣漫於地上聲不能布散沉濫遠聞故也蓋聲
丘壑阻礙其勢亦艱潮漲夜濕其理可推

白蜜五稜

東坡詩曰恣傾白蜜收五稜細斷黃土栽三極註云白蜜酒也

南方以田畝為稜也謂所種酒稻也或謂指密方也密方晶莫

非六稜嶺東有巖石亭籬立者悉六稜六為大陰與雪六相照

豆腐

今之食品有豆腐者研磨黃豆以布帛漉過煮熟然後入鹽汁
即凝定也少加豆醬鹹味則解散不成鹽汁者即新鹽性濕有

黃豆禽成和鹽為之者鹽汁則凝醬水則散其理難究米泔亦

令解散不成故啗豆腐滯痞者用米泔治之即效云群碎錄云

豆腐是腐淮南王劉安所作東坡註云曹仲殊辟穀味蜜豆豆腐

將成寒熱清蜜久啖良已去醫者所宜知

襪

襪子者凉笠也以此之避暑竹胎蒙以帛一說暑月謁人衣冠

束身之狀魏程晚詩去今世襪子觸熱到人家遂轉為不曉

事之目然襪只是物名何與於不曉事耶竹胎而蒙帛即今

俗尊風之笠子既為觸熱到人家則以笠子謂人矣但東國之

制樣少別亦襪之類爾

楛矢石磐

家語陳庭之楛矢貫其石磐尺有咫則磐長八寸此甫慎之
產也甫慎即北道豆滿以外之地其石利可為刀則為磐亦可
但尺八寸之鐵縱曰細小必將重不可用亦恐終風土如此也
楛註謂矢筈也但取性堅何必楛哉今北路有木俗稱西水羅
細折之高懸而繫石重墜彼境則勢直如弦可以為矢此木也
然其用大不及於竹矣左傳去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蒲者語又
有南山之竹不扶自直之語當時已有制竹箭之必楛蒲為哉

及棒

今之鄉兵所帶劍皆伸鋤為之者斫之不剗遇棒必折其用斷

不如木棒昔爾朱榮與葛榮戰不用槍劍以木棒取勝人非習
藝非利用寧用棒為得也舜臣有名及以其能為名也及丈
二尺積竹為之積竹者去竹之白積以成冠取其有力詩所有
所試而然矣雖不能如此取堅木兵習而用之豈非及益

蹄錯

我國患馬蹄易缺為匾鈇以銳頭釘著於馬蹄方言稱多竭不
知始於何代武去自尹瓘神騎始其用極便利勿論在磴水後
易老也或曰我俗飼稀粥所以蹄軟易穿與中土有別未知果
然否也余撰人墓文有此語以其下諸史冊有不可不著余名
之蹄錯口釘也音箬古註可綴著物者喪大記君裡棺用朱絲

用雜金錯

所以稱著裡也。權裡四方及四角之繪以錯。椽著也。

今椽著匾鉄於馬蹄

為延笑

柿諸

新株莖支余不得嘗其味必不及於我國軟紅水柿何也

以軟紅水柿暴乾罨儲皮生

亦可較知其味大勝於乾莖。莖則其生者

者為言

註以為諸與儲通然則柿乾者

詩料中國謂之柿餅

鷹

廣志云鷹一歲為黃鷹二歲為撫鷹三歲為青鷹能攫獐今呼

一歲者

為緋鷹謂黃中有緋色也。經一歲黃毛始落

為再陳老

則幾於

斑不黃皓不如斑如馬而其怒狗尚或未躬驗者也

芝

漢章帝時鳳凰麒麟并臻嘉穀芝草之類歲月不絕咸以為美

遂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謂宋由表安曰今異鳥翔於殿屋恠

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荅其意謂瑞應依德而至

灾異

緣改而生德無可補則非瑞伊灾也其說固善矣猶

未到也元魏時芝草生太極

殿侍中崔光上疏曰

氣蒸成菌生於墟蒸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

利而恠先國興而妖穠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此無論美德卑

政凡恠異之至

莫非不祥天地間太和元氣常行不息其宜有之物節所謂常有者也若非邪氣之間則寧有

駭異之突見哉如此說者究物理常度之則絕人辟滿暇之志

豈少補乎

始知漢武齋房之類都不達於濕穢蒸成一向新素矣余謂凡芝草之類何嘗不生時人不必氣以揚之

也四

物居秦之世帝以齋飢必是商顏恒有之風窮搜輒奏則其恠

形異狀必將相續而至矣宋真宗時丁謂獻芝七萬本可以見
為臺官駁正可以捧腹

桐

客去桐有碧桐與桐異種又梓亦稱梓桐其實似赤豆性不朽
宜為棺植之經四五十年成材孟子所謂梧櫨之梧當是此物
也又聞南州一種俗名假梧桐實可醱油

匭函

古有嘉石肺石之制後世奸濫滋益有不得造其地者矣唐職
官志有知匭使以銅鑄四枚共一室四壁名依方色東曰延恩有以卷人勸農事
及賦頌求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

者投之西曰伸冤有投陳屈抑者投之北曰玄通有非常災變

及隱秘者投之其制八寶中以匭與鬼音同改為獻院宋之登

聞鼓院是也韓退之詩云當今聖人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

謂有書投之延恩也此雖近於作奸誹謗後世防偽不得入密余家曾有先墓訟端雖欲擊鐘登聞為犯者阻攔不得入

始知唐制有所因而為之也近有遠士祖墳在揚州貴勢者犯

其瑩訴于官不理訴于秋曹憲府漢城府皆不理上書訴冤不

達擊鼓首不達土無術遂掘其塚自故冀或因是得伸乃囚之

京獄又廷之本官將藉其刑而殺之士懼而逃不知後果如何

地系

地系之法遠潘間往之有之間之使燕者永平等諸處遍野皆

是亦但於田畔種之逐年刈取葉飼蚕皮作紙其條捲作筐籠
之屬計其利稍損於高大之樹然養桑而至於高大極者生於
皮肉之間環繞則枯且土瘠則不茂田畔則妨穀也此法年
刈之不使高大宜函試無疑也甚熟取子旋種旋生夏旱
節種至冬已根深不死也

原蚕

蚕與馬性氣同也東方朔稱色虧似虎喙明似馬託者以
殭蚕末拭馬齒馬便不食桑葉拭之還食為證周禮禁原蚕原
再也鄭註云蚕生于火歲于秋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之為
其害馬也其說不通凡同氣相成固自不少他未必然苟無蚕

則馬益殖耶淮南子云禁之為其殘桑者是也余久養蚕知其
利害詩曰取彼芥斫以伐遠揚取其長條存其細枝新萌待明
年復長其遠揚其利遠大或蚕出有早晚早者既成晚枯死古
人審物之性斷為長久之圖宜其有禁也愚氓貪目前之利一
歲再將慮不及數歲之後宜不甚憂悶乎躬蚕者當自知之矣

人馬一心

杜子美胡青驄歌云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此謂
馬解人意意行止遲速惟人之所指也物情其言曰其驕欲馳則
俯身欲止則直坐欲左則偏跛左足欲右則偏跛右足不暇鞭
轡終日驅馳惟意所適其養也罕用粟菽卸鞍脫羈齒飢渴不

因其馴習如此子美之詩細訪而詳記也余聞北人言慶源有
數澤多麟鹿之屬邊倅將獵則彼人先聞知來候於江邊俟其
逸走者而之或無得則放馬不繫而頽眠其傍馬則不離數
步若罷病者及夕騎出則走如飛燕云又其人耐飢寒不過費四
五升風雨雪霜達夜露處凡有戰鬪軍卒皆自備戰具無運糧
輜重至出兵之期無不歡躍其妻子亦然惟以槍掠為能至奴
射獵無異男子二十餘歲亦能帶弓箭騎射有暇則群出畋
獵其攻戰不尚首級只以敢進為功退縮為罪其猛悍如此

與食粟菜

近歲有虫食粟葉剝盡樹亦多枯死虫長恰滿布帛尺二寸餘

色青而毛白虫類中絕大者也麗史權敬中傳云今虫食粟葉

者二其粟北方之果虫食當憂誤賊其說未必然為灾則甚矣記之

手板

學莫尚于温古而知新三猶易温故尤難凡學者孰不欲故
者皆温奈記性不逮何哉愧者知來愧能徹往故易以忘失者
魄氣之不足也聖人每聞善言輒曰小子記之非賴此而警覺
也故有記於策者有記於座右者甚則有記於紳者策則或目
有所不及坐則或居有所不同惟紳動靜不雅也至此寧復有遺失之可憂笏之為言備忘朝祭用之此意甚
好今若削木為手板準古笏為隨身之物乃務學之一助耳

物生之數

本命之解子夏所問於夫子者家語詳之今大戴以為聖人言
非也其言云商聞之則蓋古有其說而夫子亦不斥也數極於
九而自九九至二九計其零則亦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又其
上有十與十二頻似傳會間有
不可盡曉者矣其言曰天一地二人三月三九九九七十一偶以
主日二數十故八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一偶以
從奇主辰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
主斗二主狗故狗三月而生辰者月之十二次舍天之用
莫如月人之用莫如馬也斗次於日月斗必三月而移一方
斗者天之喉舌狗亦家之司喉舌者故以為候也又曰六九五
十四四主時主辰故辰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主音主
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主律主鹿故鹿六月
而生六畜之中惟豕皮堅而色黑毛象水紋金生水也多脂而
不剛喜突聲中徵木生火也四時氣備馬惟豕為候也五行發
為五音較之音清而遠莫如猿故

惟猿為候也仲夏一陰生而鹿角解仲冬一陽生而麋角解物
極盛則必衰鹿至仲冬角衰之始麋之仲夏亦角解之始故惟
鹿為候也又曰三九二十七主星二主席故席七月而生二
九十八八主風二主虫故虫八月而生四方之星皆
七而虎則夜行者也自昏至曙則滿天星文不見故惟席為候
也大戴記以虫之生為化虫未必皆卵生多曰風氣而化成蟲
蝗可驗亦非今日風而明日化必醞釀而成月令仲冬行春令
則蝗虫為敗
又按春秋書螽必於秋八月秋者夏正六月也仲歲如種卵至
冬風氣入地胚人必占
夏六月而化成仲冬非蝗敗之時其為與否
候於仲冬而知之也其必用零數何也凡數終於十如八十
一者不獨此也其七十一六十一之類莫不
同然如術家數五行則一五二五四皆金也

養馬

馬政宜倣北俗為得塞外育馬不飼烹殺不飲熱粥任其自吃
山野蘆葦不蓋以屋不被以薦任其露處雖無肥澤性剛勇耐
飢寒可以不飽而遠達也壯者皆煽故馴良易使脫羈勒不送
不相蹄嚙一人驅十頭而惟意不亂群騎馳則不待銜勒隨人
指向一雖席豹當前亦敢衝冒也我國之養馬也溫飽居止伍群
嘶制御無策也北人無事則完養其蹄駿奔而無缺我國蹄錯
之術不在軍旅閑何暇施此為也不獨於此高質之畜無一日
之息馬易衰疲而無壽者貴廐之養不習馳驟緩急不可賴也
濟州之種本自大宛形軀高大種產繁息今則其稍駿者皆驅
出服役留者皆駑劣細少漸至惡弱北市禁北及不煽者蓋不

欲駿產之在外也然人家往往得之也西北之界烟火相接豈
無可求之路若得北壯若干別養於島中不與果下相亂十數
年間必將漸繁有驟馳馴壯之盛矣但東人之計謀無能出此
耳濟產自元祖始今若舉此奏請上國亦必見許丁丑約條
無不變改而此獨膠守何也

度量

今俗十五斗為石二尺四寸為尺何也石本五權之一非與於
量而自漢以來移為量名蓋五權起於黃鍾二十四銖為兩十
為句四句為石則石為百二十斤也石者斛也斛之重亦百二
十斤古者用米亦以輕重如二溢朱之類可見以斛為石運載
無妨也然今之斗與古不同拾三倍有餘其案不相侔又運載
惟十五斗為便故億以名之名與實爽每多如此也時行布帛

尺準古二尺四寸亦為用便此又有兩祖秦孝公廢井田以二尺為一畝古者六尺為步二百為畝當時尺變為二尺四寸故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也朱子曰今布帛尺欠二寸當考

銀貨

無財曰貧府庫空虛為貧國不獨粟布為重貨寶亦與焉貨寶者非為玩好侈靡之用軍旅之所不可闕也諸葛表曰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兵甲之足必賴南方而得不獨此也張柬之云諸葛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逆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云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蓋卒苦於不毛之地不憚七擒之勞者為此故也貨寶者金銀為最其賞勞激勸非此莫可又况軍興所需饋餉難絀深谷窮閭多

藏少蓄惟金銀可以立致也我國銀貨盡入於燕貿以天生寶

錠遠質錦綉食物器玩好之物不日而弊盡土產不有兵禍

將何以處之近聞有燕質之禁而禁止於有紋之錦餘皆依舊

終何補哉人或以旗旆章服為護古者有緇而無錦緇亦緇

出於絲何不效學其術而必以銀貨重質耶其膏膏種之如此

錢鈔會子

宋以後交鈔會子之類其實一物原於唐之飛錢富家輕將趨

四方合券乃收之重交鈔會子則非錢名錢也白鹿皮為幣已

是不可况以賤易貴耶交子始於寇瑊守蜀是便於一州未可

通諸天下也國初用楮貨即其遺制也楮紙易偽作漸加薄難禁故未幾廢之今之行錢未及百年而漸加薄

劣狹小較其始殆半輕矣國之貨權而任其輕重可乎我邦幅
負不廣木道交橫安用錢為冗用財儉為主儉之及奢也奢之所便莫如錢於民何益故
禁奢莫如廢錢也不獨此也便於貪飲便於殖貨便於寇賊農
戶者用財不越於由向之外故自錢行而皆赴帶鏹而出扶醉而歸
耗費極矣但極無之年商艱遠質則差可然殘民無錢又如何
可得只成牟利者捷路矣余謂用財當從貧賤者為法使之用
不便則斯過半矣每驗之貧民或飯而無魚粥而無飯菜而無
粥苟能不死則財已費少也有錢者必遠實近取東實西易竭心奉身惟懼不奢終至於
破落力不獨於此奉祭接賓表昏諸需惡而不害為樽節是知錢
者百害而無一利也此貢禹所謂貪民之田賤賣而賣窮則起

為盜賊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奸邪不禁皆起於錢也則用粟
布而已弊現而後又必復行交子鄭介夫云宜儉古用幣之意
如此不但免於易毀一幅價重又免細瑣侈靡之患猶為差勝

鹽鐵論

余考鹽鐵論其所指賢良文學必是識治之高賢惜乎罷遠不
復聞也其大要不過康儉禁邪與百姓同其好惡宗與賈博疏
之餘何故俗之侈靡至於此極其言曰往者常民八無宴樂之
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則負羸止則鉏耜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
不華養生適而不奢今常民文盡索婢妾衣紉履絲匹庶捍
飯食肉無而為有貪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死殫家遣
女滿車富者欲過貪者欲反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富

者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止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糲
飯藜藿非鄉飲酒脯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
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一豚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之位
後則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生
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憾之心厚葬重幣者以為
孝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祀械奢侈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蠹
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費用不節府
庫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五色耳管五音體極輕
其說不可盡錄此皆方之今俗極為警省宜諦者

猶犬

種氏曰不為無鼠而養不獵之貓不為無盜而養不吠之犬此
謂官人須擇功能不可使無事而素食也鄭介夫曰畜貓防鼠
不知餒貓竊食之害愈深養犬禦盜不知惡犬傷人之害愈急
此謂非徒無益贖賄慮民為國之蠹也余見白晝而攫雞狂走而反噬者噫

夷烝粟擇

古者果重夷烝粟祀享之不可闕必曰夷烝粟擇註烝擇豆果
實之物去皮核優尊者詳其意二物必須烝熟而夷去核粟去
皮是謂優尊者也其虫蝕或腐傷者亦必待去皮去核而精擇
尸此為神尸食而神不食也蓋不擇不害於散也烝亦食道
擇則烝在其中

魚化麟鳳

麟之屬亦多按角雅麇大麇牛尾一角註漢武郊雍得一角麇
若麇然謂之麟者是也麇音炮麇也驕如馬一角者騏註云元
康八年九真郡得大一較犬如馬一角二如鹿茸今深山中時
或見之角亦有無角麇身牛尾一角註云疏狼額馬蹄有五彩
腹下黃高丈二是為瑞較又云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
較也大抵皆麟屬也天下之廣物無不有其為瑞與否誰得以
辨識宋仁宗嘉祐二年交趾所進麟二頭牛身象耳狗足魚
無斑性甚馴善此與西狩所獲何別其有魚麟亦無怪今邊山
際海及濟州多鹿盡沒取之明年復然非海魚所化而向傷死
宋時某郡有一物死墜長十餘丈全是魚身而頷下決傷死

此必魚變成龍未及盡化與龍鬪為其觸死也久則必盡化矣
鹿而魚身即此類耳始知其為麟不過如是聖人始見而便
也麟從鹿從麟其初得名恐曰魚鱗故也元地之所載莫大乎
海溼育萬物無所不有四靈之本皆泛海產俗傳鯉化龍鱸
化鹿其果然否

白甲

唐徐有功五世孫大中節度河中置備征軍凡千人劈紙為鎧
勁矢不能洞又南唐李方為紙鎧聚鄉里義士號白甲軍此揚
誠齋所謂淮之民以楮為甲周師屢為所敗者是也鎧甲也周
禮司甲注古用革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夫紙柔薄之物矣
金單而不能洞紙何也凡銳能洞剛而未洞柔故凡
至於帷帳其布幅遊揚不定則過止若此理同然薄紙重二數十

置一過而又一至數十置矣力亦盡矣若堅帖為一何啻不及於金筆耶宜兵家之所當試

肝南

按士虞禮四籩四豆之外有載四豆鄭註云博異味也載切肉也此類今俗設肝南所謂羞豆之實也如馳食糝食皆是也

兵車木拒馬

吾友鄭汝逸常為余言兵車之制其法蓋出宋李綱而當時銃
北未出故鄭君曰以增禦丸之方者也綱之言曰用兩竿矍輪
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篋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箱以捍矢石繪神較之象弩矢發於口
中而窺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以禦人短以鎗刀兩重二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以禦人短以
禦馬兩旁以鉄為鈎索止則駘屬以為營體簡而運速也每車

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
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二各五人遇賊
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牌偃弓弩間發
既逼則弓弩退鎗刀進鎗以刺人刀以斬馬足將佐輜重之屬
皆處其中背衛青以武剛車自環馬燧冒以狻猊兵冠天下虜
瑄為賊所焚議者遂以為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所以防謂之單車冒之以單者正所以防
火也及今銃丸之作宜有通變故鄭君謂前冒以單如簔笠樣
中突而四下丸至必斜走無力下施布裙遊揚不堅則丸不能穿又多通
候望之穴及矢丸之道其意亦詳也壬辰倭亂編竹為柵竹形圓故銃丸不能穿倭從竹間放
丸中城上人此亦可驗至虞允文則曰木拒馬之法如車而利

便捷疾車所不若也不知我國軍中之用能得其妙否也

冰畫

坎木為類槃有甌廣一扶冬月水濡為冰曰成樹木雜畫枝
幹咸其細密奇巧曰如此實可把玩然木必外根而內自在
而斷為圓槃者人意而非天彼自然之物亦隨槃賦形是果人
事之參天者耶昔滄洲城整中水紋如畫有竹木車馬人物殿閣
石乎石豈一時之灾也今有蘭竹石其紋燦然余亦多見矣

牧場

聖人之保民莫過於殖財禁暴如絲麻藍鐵之類必待運而後
足用其致用莫如馬此地用之最切也又後來禦戎莫如馬之於生靈為切大矣周之非

子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邑之秦出師維

戊既伯既禱伯者說者謂天駟房星也今之馬政異於是司牧

之職必委諸下劣小吏任其偷損故歲必拔其尤而去之在牧

者不過駭駭賤品日漸殺縮失政之莫大者也昔馬援於

朝曰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

名其門曰金馬臣援師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傳聞不則骨法難

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世謹備數家為法矣此雖不傳於後今

世或多有善相者擇其駿骨而放牧之其種育必將追群者出

矣濟牧始於阮世祖而今則有禁不得高大之種吝顧無慮及

此者銅馬相法云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間也上唇欲急而

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額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
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鈿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臙
欲小季助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
深長而膝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此即有
助於日用故並記之

